

考验

於梨华





2 039 1345 3

考 验

於 梨 华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二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於梨华是美籍华人女作家，1931年出生在上海，1953年毕业于台大历史系，1956年在美国获硕士学位。她从六十年代开始写作，现在是海外文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女作家。她的小说大都是以台湾和留美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，表现了“游子”的忧喜苦乐和思乡怀旧之情。

《考验》写于1974年，写的是作者所熟悉的留美学人的生活。作者分两条线索叙述，一条写钟乐平教授在事业上的搏斗，揭示了美国学界的内幕；一条写他的妻子吴思羽的自我寻索，反映了妇女解放的思想。作者写作技巧娴熟，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，善长心理分析，使几个主要人物都各具特色，给人留下生动的印象。

本书讲究章法结构，文笔清新、流畅，描写细致入微，是一部动人心弦的作品，有助于读者对美国社会生活的了解。

封面设计：于绍文

考 验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3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1\frac{3}{8}$ 插页 2

1982年3月北京第1版 198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92,000

书号 10019·3271 定价 0.81 元

楔子：璞玲的话

晚上九点以后是一天中，璞玲最喜欢的时光。她躺在熄了灯的黑房里，隔着走廊，静静听着对面书房里爸爸把烟斗轻轻敲着烟灰缸的声音，笃、笃、笃，沉寂了一阵，那是他在把新烟丝装进烟斗里，然后是擦洋火的声音，连着好几根——光是为了这件事，妈都抱怨过几百回；满屋子都是火柴，有一天总会把房子都烧掉的。接着是轻微的、有韵律的，叭、叭、叭，叭叭叭。一阵袅弱而连绵的烟丝香从书房，穿过走廊，飘到她床前。有时她就这样睡着了，携着烟香。有时，她要等到书房里再响起笃笃笃的声音，知道爸爸要开始工作了时，她才放心的把自己拖进睡乡。

过去一个多星期，她都睡不着。而对面房间里的火柴声，连接不断地响。她看不到书房的情形，但可以拟想到她爸爸并没有坐在书桌前，而斜卧在长沙发上，烟斗含在嘴里，记得时才吸两口，但等记得时烟早熄了，再擦洋火点着，再无意地让它熄去。一晚上都会如此，也许会到明晨两三点，也许更晚些。

爸爸。她很小的时候，不，她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他象偶尔来他们家里“玩”“坐坐”或“吃便饭”的伯伯叔叔一样，是个“客人”。只晚饭桌上才看到他。即使坐在一桌，也象隔得很远似的。他只同妈一个人说话，或者，顾自吃他的饭。妈有时用筷

子在他脸前晃两下，把爸从他的秘密世界里召回来。在很特殊的情形下，他才在吃过晚饭之后，同他们玩一玩，譬如说，讲个故事给她听或是驮着璞玮在地上爬几圈。

他讲的故事她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因为讲来讲去就只有那么一个，象一次再次刷在她脑子上，刮不掉了。那是个关于会听鸟语的一个人，名叫公冶长。故事一开始是一个大雪天的早晨，一只鸟来门前对他叫：“公冶长，公冶长，后山有只虎拖羊，你吃肉，我吃肠。……”他听了即到后山去找，没有找到死羊，却在雪地里找到一个死人。他正要跑开，警察来了，把他带走。到了警察局，他把自己为什么到后山去的原因说了出来，当然没有人相信他，他就被关在牢里。其中有一个警察，把这件事对他妻子说了，妻子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她要她丈夫第二天清晨，拿一大把夹杂着盐粒的米洒在监牢前面，把公冶长叫出来看麻雀吃米，然后问他麻雀叽叽喳喳，说的是什么。警察第二天果然照着做了。并且问公冶长麻雀在说什么，公冶长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米里有盐。”当天，他就被释放了。

她第一次听了这故事后，一夜梦里都听见鸟叫。第二天在外面玩，一见鸟叫即屏息凝神，虽觉它们和平时叫得不同，但并没有令她听懂。晚上问爸爸公冶长怎么学会听懂鸟语，爸爸说：“什么公冶长？不要来吵爸爸，找妈妈去。”

“不要来吵爸爸。”他最爱说的一句话。慢慢的，除非爸爸自动来找他们玩，她尽量不去找他。何况他很少在家，一星期六天，他早出晚回，晚上关在书房里。星期日他几乎整日都在看报，歪躺在客厅的长沙发，腿架在小茶几上，有一吸没一吸

地抽烟斗。大太阳天去公园玩，大雪天到门口堆个雪人，都是妈妈带着。有时妈说：“这样的太阳，出来透透空气吧。”爸就唔唔的：“就来，就来。”但就是不来。她当然希望爸爸能来，和他们一起玩，一家人。但他常常不参加，她也没觉少了什么。妈好象也习惯了，她有个好朋友，他们叫廖阿姨的，总和妈在一处，喝咖啡，对坐在厨房的小方桌讲话，璞玮和廖阿姨的儿子大德玩枪；她和廖家的西班牙长耳狗滚成一团。有时廖阿姨他们来她家，有时妈妈带他们去廖家，有时两家一起出去野餐什么的，两家都不带爸爸。

然后，她们又搬家了，许多次的一次。许多次风波的一次。有一天晚上，她被吵醒，正听见她妈妈大哭大嚷：“我就是不搬，你一个人走好了！好容易才交上几个谈得来的朋友，开始过过比动物高一级的日子，你就来出花样了！”

第二天，妈的眼睛肿得上下睑封在一起，变得不象妈妈了。晚上也没做饭，平躺在床上，一只胳膊盖在脸上。她害怕起来，和璞玮两人一边一个，守着她，不知怎么都睡着了。醒来时房里亮着灯。妈已起来了。那晚爸爸带大家出去吃晚饭，爸爸不但照顾他们，还拣菜放在妈的碗里，妈没怎么吃，他们两人倒吃得很开心。妈大哭，她就看见过那一次，及最近一次。嚷是常嚷的，都是对她和璞玮，听惯了，一点都不令她害怕。那晚上她大概吃多了，睡不沉，又听见妈哭，声音低得多，但房子小她一下就听见了。

爸说了许多话，低低的，听不清楚，妈妈在哭声里不时夹一句“我不搬”，音调僵僵的。后来两人都在说话，连续的，低沉的。她就松弛了下来，慢慢睡着了。这以后妈妈始终不高

兴，整理东西，都是懒拖拖的，一切包装捆扎，都是爸爸。厨房里的碗碟，是最后才理的；每一个盘子，每一只杯子，每一个碗，都要用撕开的报纸包好，各件东西放进圆桶时，又要用扭皱了的报纸垫平。她和璞玮兴高彩烈的将旧报纸抢着撕着递给爸妈，然后踮着脚，挤着头，扒在桶沿去看里面的情形。忽然，妈手里一只蛋圆的水果碟子滑落了，琤的一声，碎成小片。她自己先呆立了一会儿，然后猝然摔掉手里的报纸，甩甩头，撇下她们上楼去了。

她和璞玮要跟着去，爸噓了一声，止住了他们。“妈累了，让她一个人休息一下，来，璞玲，你可以帮爸把这几只碟子一个个递给我，小心。打碎了不要紧，吵了妈妈不好。”

她翻了个身，侧耳听着对面书房的动静。什么声音也没有，爸可在做事了？她对爸的感觉，是否从那时候开始变的呢？还是那以后，搬完了家，妈在医院里生璞珏的那几天？

那次搬家以后，妈就不一样了。后来怀了小妹，更不同了。整日穿条长裤，上面罩件孕妇装，头发就扎了根马尾，口红也不搽，以前还在吃完晚饭后，当爸爸躲到书房里去抽烟斗时，坐在地毯上看他们玩新的玩具，或者和他们一起玩。或者，有好节目时，让他们粘在她身上，一起看电视。怀了孕之后，她经常在吃过晚饭之后，披件外套，一个人出去散步。好几回她和璞玮吵着要跟她去，她应允了。她们就跟在她后面，一共走了五六条街，她都不和他们说话，只不时将脸仰起，长长吁气。或者，停步下来，望天角出神，好象忘了他们。他们觉得没意思，就不再跟了，虽然璞玮还跟过几次。她去找爸，爸倒不常说：不要来吵爸这句话了。偶尔会含着烟斗，爬

在地上和他们玩一忽儿，也偶尔会读一个小故事给他们听。

如果璞玲再三要求，他也会重讲公冶长的故事。有一回，他实在想不出新花样同他们玩，就说等妈回来开车出去兜兜，璞玮问：

“爸，为什么妈妈常常一个人出去散步？”

“妈烦，她要静一静。”

“她烦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她在笼子里？”

“什么笼子？”

“有次我听见她同廖阿姨打电话，说她在笼子里。”

“哦，那是她打个比方。她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谈得来的朋友，有时会气闷。同时，身子不方便，不能做平时喜欢做的事，整天都在家里，就象……”他吸了好几口烟斗。

“就象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？”璞玲说。

“唔。不过，等妈生了小弟弟或小妹妹之后，一切都会和以前一样的。”

妈生小妹有点困难，所以在医院里呆了一个多礼拜。

那时候她上一年级了，璞玮在幼稚园，天气好时早上两人一块走路上学，天气坏时妈妈送她们，中午妈再开车接璞玮回家。三点左右，只要妈有空，再来接她。否则她会打电话到学校来，让她自己走路回家，走十条街。她一边晃一边走起码要二十分钟，碰到路上有狗，她躲躲闪闪，走得更慢。妈住进医院，所有的事都落在爸爸头上。爸爸是没有早起的习惯的。妈妈进医院的第二天早晨，闹钟并没有将爸爸叫起来，倒闹醒了璞玲。

她把璞玮喊醒，两人将衣服穿好，在厨房里吃了面包，才

叫爸爸起来。他隔好久才醒，醒后又愣了半天，才跨身下床，穿上裤，又团团转找袜子。璞玲在小茶几底下拾起交在他手里：

“爸，不急，反正我们已吃好早饭了。”

“吃好早饭？谁给你们弄的？”

“我们自己。”璞玮抢着说，仰起头，等他爸爸称赞他。

爸又傻了下。“你们真乖！爸不该这样，明天一定早起，给你们弄鸡蛋吃。”

爸唯一的拿手也只有鸡蛋。妈妈在医院那几天，他们每晚吃蛋炒饭。第一天没有葱，不香。第二天忘了放盐，不咸，另在碗里加，又不匀，第三天油搁多了，吃完后胃里空翻，第四天璞玲说：

“爸爸，学校老师说，一个人一星期不能吃得超过七个鸡蛋，大人最好更少。”

爸爸朝她望了半天，然后过来在她脸上轻轻拧一把，笑着说：“哪里学来的外交辞令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好，爸爸带你们出去吃点吧，你们添了个小妹妹，也该庆祝一下的。”

书房里响起笃、笃、笃的声音，爸在开始工作了，他可以专心吗？她真想爬起来去看看他，去倚在他身上，让他知道她多么……同情他。

妈生小妹时，璞玮因妈不在家，变得很乖张，给爸不少麻烦。有回从梦里哭喊，闹着要妈，把璞玲也吵醒了，爸来到他们睡房，坐在璞玮床上抚慰他。

“你现在做哥哥了，不能常常哭，过几天妹妹回来，要做个好榜样给她看。”

“我不要什么妹妹回来，我只要妈回来！”

“那怎么可以呢，妹妹是我们家的人。她不回来，不是没地方去了吗？”

“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妹妹呢？只有你同妈，璞玲同我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爸搔了下耳叶：“我们觉得，你们都慢慢大了，上学了，家里没有人，也许妈会太闷，所以添个小妹妹，陪陪妈。你们多个妹妹，也热闹点。”他将被牵动一下，护住璞玮的脖子，“好，睡了，明天还要去上学，乖乖的，过几天妈就……妈和妹妹就回家了。”

“明天我要去看妈，不然我不睡。”

“爸不是说过好几次了吗？医院里不准小孩进去的。”他看到他那双弯弯的，双眼皮的眼睛一眨一眨，含住眼泪的样子，说：“爸爸明天晚上去的时候，带你们去，你们可以在医院外面，爸扶妈妈到窗口来，让你们看一下。现在你听话，赶快睡。”

“一定？”

“爸几时说过谎，嗯？睡了，爸也困了。”

“不，你在这里陪我！”

爸凑近他们两人床间的小书桌，看看小闹钟，说，“那么你赶快睡，爸在这里坐一下。”

璞玮不作声了。他爸爸将手插在睡袍口袋里，低头静坐着。过了一阵，他站起来到璞玲床前，把她脚后面的被裹紧，

璞玲压低着声音说：

“爸，你去睡好了，小弟大概已经睡着了。”

他弯着腰，把脸凑近她，近得他可以看见她左门牙上一个小黑点。“你醒了？”

“我一直醒着的。小弟真讨厌，把你吵起来。”

“他还小。”他摸摸她脸颊。

“还小？他不是做哥哥了吗？爸，你去睡，不然明天早上送我们上学又要晚了！”

“没关系，爸反正一下也睡不着。你睡好了，爸明天会准时起来的。你想不想妈？”

“想。”她说，然后伸手到被外，指着一个地方说：“在心里，不象他这样，”她朝璞玮的床位努努嘴，“哭哭啼啼的。”她见她爸笑，就接着说：“爸，妈还是很闷吗？”

他顿了顿才说：“好一点。不过璞玲，”他蹲在她床前，“妈回来，家里多了个小娃娃，事情一定更多，也许妈没有以前那样好脾气，你和璞玮，尽量乖一点。璞玮惹你，不要去理睬他，免得哭闹起来，又让妈心烦，懂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“我知道，爸。”

2

隔床有人在蹬脚，嘴里呢唔着大翻了个身，大半条毛毯就滑到地上了。璞玲手肘抵着床，仰起上半身看看，然后微微摇了摇头，下床来，把毛毯捡起来，堆回璞珏身上。没见过八岁

女孩，睡相比璞珏更坏的！怪不得她每年冬天都伤风，鼻涕眼泪的搅个没完，惊天动地的咳嗽，却要拖到春天。她回床之后，探头朝走廊对面看看，爸爸的书房门掩了一半，从开着的一半中可以看到他架在书桌上的腿及脚。她猜想他一定半坐半卧在往后仰的椅上，双手叉在胸前，烟斗垮垮地叼在右嘴角出神。

她蹑足往前走几步，璞珏忽然在床上说了一串话，她吓了一跳，怕爸出来探看，连忙窜回床上，璞珏倒又不作声了。她恶狠狠地向她床上瞪了一眼。都是她！

妈生了她从医院回来，家里就天下大乱。先是璞玮不肯上学。第一天他装肚子痛，第二天说他耳朵发炎，第三天想不出借口，干脆说他不想去学校，要在家陪妈。那天晚饭后，爸带他到小房间和他谈话，足足有一个小时。他出来时眼泪汪汪的，但第四天由爸爸送着，和璞玲一道上学去了。但每天放学之后，他不象以往那样在屋外骑三轮脚踏车，或者玩他的小飞机，而躲在妈妈身边。妈身体虽然还是虚脱，仍要做很多事。小妹饿了要喂，湿了要给她换，然后要收拾房间，预备晚饭，被璞玮缠在身边，碍手碍脚，免不了要比平时多骂他点。璞玮不是嘟着嘴发闷气，就是关在自己房里把爸妈给他买的玩具毁坏。有一天黄昏小妹哭个不停，妈在厨房忙，没理会她，猛地，她刹住不哭了，一声也不出。房子里乍然肃静，有点恐怖。璞玲见她妈侧头倾听了一下，突然，放下手里在洗的菜，两步并作一步上楼去，璞玲也跟着上去，只见璞玮立在小妹的婴儿摇篮边，弯着上身，把妈用的一个大枕头，打横盖在小妹脸上，他的两手压住枕头的两端。小妹仰睡着，脸看不

到，声息全无。妈抢上一步，先劈手抽掉枕头，然后推开璞玮，也不看他，先把小妹抱起来，仔细检视她。刚抱起的几秒钟，小妹没声音。璞玲看到她妈的脸，象刷了一层灰面粉一样，平时很散淡的眼神，聚着两道黑光。等小妹喘了两口气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妈眼里的两道黑光才开，嘴唇上的颜色也比脸色深了。

“乖，不哭，不哭，”她妈将她竖起来，把她的头放在肩上，轻轻抚拍着她的背。等她不哭了，她才一手托着小妹后脑，弯身将她放回床上。然后，车转身，一把抓着璞玮的胳膊，将他拖出房外，也不顾他是否跟得上，将他连拖带拉地揪到楼下。

那一顿打。璞玲想到她弟弟那顿打时，即使现在，还身不由主的将双腿蜷缩起来，半张脸缩进毛毯里。

她看不见，但听得到。她看到她妈在缝纫机上拿了把厚尺，再将他拖进厨房，关上了门，接着就是十几下，清脆、沉重、间隔、连续的抽打声。

“你说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对待妹妹，你说！你说一个理由出来，不然我不要你这个孩子！”

没有哭声。“我讨厌她，我恨她，我要她死！”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她只是一个吃了睡，睡了吃的小东西，不惹你，不找你麻烦，你为什么要恨她？唔？”

“她一天到晚哭，她讨厌，我不要她在我们家！”

“怎么，这不也是她的家吗？她哭，我会哄她，抱她，给她奶吃，管你什么事呢？”

“我不要，我不要你给她做事！抱她！看她。你是我的，和璞玲的，我不要她在这里！”

“璞玮，”妈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，“你这个孩子怎么如此不讲理？她是你妹妹，她来了我们家，就是我们家里一份子。你来的时候你姐姐从来没有这样恨过你的。她是妈生的，你爱妈，你就应该爱她。”

“我不爱她，我恨她！”

“好，璞玮，从现在起，我不要你到你妹妹床边去，不管我在不在房里，我都不要你去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我要去！”

这次打得更重、更快、更清脆、更连续不断。他终于哭了，号啕大声，声震屋宇。哭声从喉咙底撕出来；似乎要把心也一起拽出来，鲜血直滴。璞玲听了怕自己哭出声来，连忙逃到门外去。璞玮是不应该的。她也并不喜欢小妹，她象一棵蔬菜，整日躺在小床上，张嘴的时候比张眼睛的时候还多，爱哭极了。有几回晚上，她都被她从梦中哭醒，听见爸抱着她来回走，哼着，不是歌，不是调。璞玲总被它哼回梦里的。小妹来了后，爸爸吃过晚饭即上楼休息了，因为他晚上总睡不够。

爸还没上台阶，她即迎上去。“爸，璞玮挨妈打了，用那把厚尺，好厉害的！”

爸拖着脚跟上了台阶，不太注意地问：“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他差一点把小妹闷死在床上了，他用一个大枕头去揷在她脸上，妈把他抓到厨房里，用厚尺打他，打了很久，现在还在打。”

爸这才集中了注意力，“是他不当心闷了小妹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他是故意的。他要小妹死，他恨她。”

厨房里只有水声。妈在洗菜。爸走过去站在妈身边，“璞

玲对我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妈侧身过来先看看璞玲，然后又低头去洗菜。“唔。我罚他到楼上去了，不许下来吃晚饭。刚刚他乒乒乓乓的，不知又在砸什么了。”她轻轻摇了摇头。“这孩子，我拿他没办法。”

爸去了楼上，不久即听见他下来。步子比平时快：“他把我们圣诞节给他买的电动火车及全部轨道都砸坏了，全部毁了！”

妈愕然地转过身来。“电动火车？那是他最最喜欢的！”

“全毁了！”

是爸叫璞玮下来吃饭的。饭桌上乌云四布，妈没吃半碗就离桌了，径自去了楼上。爸照常的胃口，但平时心不在焉的神情全消失了，不时对璞玮注视，脸上毫无笑意。璞玮每次放赖之后，特别安宁，这回也不例外，只顾低头吃饭，吃完站起来要走，爸说：

“不要走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但他自己吃完却上楼去了，足声走向他同妈的卧房，可是听不见说话声音。

“电动火车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”璞玲问。“你要了两年才要到的。”

“妈不喜欢我了，我不要她给我买的东西！”

“可是它现在是你自己的东西了，你把它砸坏了，以后就再也没得玩的了。”

璞玮嘴角一扯一扯的，璞玲怕他哭，忙说：“如果你从现在起，不再恨小妹，说不定妈会再给你买一套的。”

“璞玲，”

璞玲装作没有听见，璞玮只好说：

“姐！”璞玲这才反应。“等下爸和我说话时，你不要走开，好不好？我有点怕。”

爸下楼来，叫璞玮穿件外套，自己也披了件风衣，对他说：“我带你出去，有话同你说。”

璞玮遥对他姐姐使眼色，璞玲从没看到过她爸爸脸上那种凛冷的神情，但仗着平时极少挨他骂的牌子，壮着胆说：“爸，我也要去。”

“你去干什么？！”

爸去了很久才回来，只他一人。璞玲在厨房做功课，她妈在一旁陪她，手里折着小贝贝用的尿布。“噢，璞玮呢？”

爸先在酒柜里倒了点葡萄酒，啣的喝了口，才说：“这孩子强得不象样子，简直把人气死。我平心静气地讲道理给他听，他一味不响，然后我问他知错了没有，他也不响。我又对他解释，兄弟姊妹，就象人身上的手脚一样，连在一起的，要互相爱惜，怎么可以恨，我还没有说完，他忽然抬起头来说：‘我恨她，我就是恨她！’”他又喝了一口。“我叫他出去，他先是没有防到，但我把车门开了，他只好出去。”

璞玲放下手里的铅笔，她妈手里的尿布落在地上，两人都不相信似地瞪着他。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公园南端的山坡上。”

“山坡上？没有灯的地方？”她妈直立了起来。

“不要紧张，思羽，不会把他吓坏的。他这样倔强不听话，一定要用严格的手段处置他，他才知道自己的确犯了大错，以后就不会发生了。”